



召 喚

短 篇 小 说 集

召 唤

短篇小说集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召 喚

短篇小说集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2年6月第1版 1972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105·27 每册 0.24 元

毛主席语录

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。

路线是个纲，纲举目张。

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，首先是为工农兵的，为工农兵而创作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。

革命文化，对于人民大众，是革命的有力武器。革命文化，在革命前，是革命的思想准备；在革命中，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。

革命的文艺，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，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。

目 录

召唤.....	(1)
策马向前.....	(12)
支援.....	(23)
葵花.....	(30)
红大娘.....	(41)
送马.....	(48)
师傅的“批判稿”	(58)
老耿叔.....	(65)
韩师傅.....	(77)

召 唤

鞠 宇 东

一

事情也巧，魏华在新集一下汽车，便遇着了新集东头的秦大妈。

一年前，秦大妈的儿子秦玉焕和魏华在一个连，后来调到营部当了书记。魏华知道，他十天前回家探亲来了。

“大妈，玉焕呢？”魏华问。

秦大妈用手一指：“这不，刚才搭晚班车走啦！”

“哪去啦？”

“回部队！”

“回部队？！”魏华一惊。他知道，玉焕的假期还没有满。

秦大妈从怀中掏出一份电报，递给魏华，说：“这是中午接到的，你看看！”

魏华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的是：“有任务，速归队。”

“速归队！”他心里一震，就匆匆告辞了秦大妈，向新集西头的邮电所奔去。

邮电所只有一个女同志值班。魏华走上前去，急切地问：“同志，请你查一查，有我的电报没有？”

显然，魏华的情绪感染了女值班员。她打量着面前这位

陌生的解放军。她见魏华拎着提包，背着挎包，风尘仆仆，看出是从部队回家探亲的。忙反问道：“同志，您家是……”

魏华脸红了，后悔自己太冒失。连忙说：“啊，请你查一查，有魏湾大队魏华的电报没有？”

女值班员笑笑，起身进里屋去查看收报记录。不一会，她出来了，虽说嘴角仍然挂着微笑，但语气却似乎带点歉意：“同志，没有您家的电报。”

“好，谢谢！如果我们部队来了电报，请马上通知我。”

魏华的嘱咐是多余的。他不知道，这新集邮电所是个先进单位，信件、报纸、包裹等等，从来都是准确、迅速地投递；至于电报那就更不用说了——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送。

出了邮电所，魏华心中忐忑不安。他本以为自己是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可是两条腿却身不由己地向新集车站走去，脑海里反复翻滚着刚才那份电报……

按说，电报是拍给秦玉焕的，与他并不相干，也用不着牵肠挂肚。可是他不，偏偏放心不下。照他看来，既然是部队“有任务”，自己的连队就可能要行动；秦玉焕在营部，自己在连队，很可能是自己的电报晚发了一个时候。他估计，要么晚上，要么明早，自己肯定也会接到通知的。当然，连里干部都在，他这个副连长不回去也照样拉得动，开得出。但是，他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，自己在战斗行列中所占的位置。革命战士的一切行动，是和党的任务、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紧紧连在一起的。一步不对，同样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……

他忽然想起这样一段往事：那还是他当班长的时候。一次，他带领一个小组，冒着风雪，前往离驻地三十里远的锁林镇执行遣送任务。到达当地机关，已经是深夜十点了。机

关同志要留他们歇一晚，他们担心连队有新的战备行动，连夜冒雪返回了驻地。正巧，次日拂晓，连队接到命令，要求齐装满员开赴青松岭……。今天，连队所面临的，大概是同样甚至是更重要的任务吧！

这时候，魏华耳边响起了毛主席的伟大声音：“**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**”。他觉得，自己已经听到党的召唤了，没有必要再等部队来电报。于是，下定决心：立即归队！

魏华来到车站前，不由自主地朝公路两头望了望。然后，放下提包，迅速从口袋里掏出车船时刻表——中间有一插页，记着从新集和县城到江埠的车船班次。这是他为了防止突然情况，在江埠候车时抄下来的。他反复搜寻着……停了一会，又慢慢地把本子放回了口袋。

是啊，如果天色早，魏华可以在这里马上搭车返回部队去。可是现在不行了。新集今天没有车、船发出了。魏华想：要到梁城方面去，最快也只能搭江埠明天上午九点十二分的那次“直快”了。不如索性把带的东西先送回家，吃过晚饭，来一趟四十里的夜行军，赶县城深夜四点钟的船，天亮到江埠……

就这样，魏华给自己制订了一套听从召唤、马上归队的“行动方案”。

不过，这套“行动方案”的一部分，后来被他母亲打乱了。

二

八月的南方，够热的。尽管夕阳西下，晚风渐起，魏华还是觉得热不可耐。待他走到村前，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。

魏湾是个湖滨渔村，三面环水，一面接陆。风景很别

致。所以也有人叫它“魏家长廊”。解放前，魏湾人大都以捕鱼为生，有两句贫苦渔民的渔歌，魏华至今还记得很清楚：“断桨流舟水为命，栖风餐雨船是家。”如今，渔业归水产部门，魏湾这个渔村也慢慢改为农村，人们过起定居生活了。你看，稻谷满畈，金波层层；野菱家藕，满湖芬芳。真是一派水乡好风光啊！

然而，风景越好，魏华心里越沉，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他将握紧的拳头猛力挥舞了一下，大概是算作对锦绣河山的宣誓吧。他对着烟波浩渺的湖面，不禁想到：“能从湖上走也行啊，可以直达江埠……”但是，他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不错，从前魏湾人下江埠卖鱼，都是从这湖上走的。七十里水路，前桨后舵，五六个小时也就到了。后来通了公路，人们便改了途径，从新集走，坐汽车一天可以跑个来回，渐渐地，湖上的路便断了。村里除了几只鬻泥船偶尔到江埠运运肥料，卖卖菱藕，很少有人从这湖上走了。

魏华来到家门口，门锁着。妈妈出工还没回来。他把提包放在门口，带上几件东西和笔记本，转身找老支书去了。

这时候，魏华妈正从田里往家走。腿快的小伢们跑去告诉她：“华子哥回来了！”她有点不相信：“前天来信还说没时间回来呀？”但她还是加快了脚步。

到了门口，只见东西不见人。魏华妈根据以往的经验，猜出儿子到哪里去了。以往每次回来，他都是把东西一放，拔腿就出了门，边走边对妈妈说：“当兵的回家要归地方党组织管，我上支书那里报到去！”

魏妈妈开了门，把东西拿进屋，三脚两步进了厨房。

她正忙着做饭，猛听儿子喊了一声：“娘！”抬起头一看，英俊的魏华已经站在了眼前。一时喜得她手足无措，好一阵子才说：“华子，你不是说工作忙，回不来吗？”

“是领导上硬要我回来的。他们给我买了车票，把东西置办齐，催我上路。首长和同志们都关怀您呀，让我回来看看。”

“好！好！”魏妈妈笑眯了眼睛，一边应答着，一边做饭，还不时回过头去打量着儿子。

妈妈要儿子把汗水浸透的军衣换下来。儿子说：“在部队行军走路穿惯了湿衣服，没关系。”妈妈要给儿子烧点水洗个澡。儿子说：“不用，吃了饭还有要紧事呢！”妈妈只说是儿子对自己越来越马虎了，她哪里晓得，儿子另有一番心思呀！

妈妈把米下到锅里，看看天色渐渐暗了，鸡都上了笼，便走到院子里，揭开鸡笼上面的盖板，动手就要捉鸡。她要杀一只又肥又大的“石榴冠子”的老公鸡。谁知儿子伸手拦住了她，说道：“娘，随便弄点什么东西吃就行了，吃了饭我还要赶快走！”他脱口讲出了自己心里话。

妈妈惊住了：“这么晚了，你还到哪里去？”

魏华拍了拍脑袋，后悔自己陡然说走了嘴。他把妈妈让进厨房，一边帮她做饭，一边从头到尾讲起来。

魏华先把秦玉焕接到电报，立即归队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妈妈。妈妈听了啧啧连声，不住地夸奖秦玉焕做得对，称赞秦大妈想得开。

接着，魏华说出了自己归队的打算。他说：“娘，部队来了电报，这任务就不比一般啦，一定是紧急战备任务。您老人家晓得，解放前咱们家里很苦。我能长大成人，参了军，

入了党，又当了干部，这都多亏毛主席，多亏党的培养。现在部队有紧急任务，党向我们发出了召唤，我能呆在家里吗？”

妈妈一句一句地品着儿子的话，手里忙着做饭。几个菜炒好了，又烧了一碗鸡蛋汤。

魏妈妈虽然半天没有作声，但她却深深觉得，儿子说的合情在理。尤其是他没有忘记阶级仇恨，没有忘本，更使妈妈的感到高兴。过去的苦日子，一提起来就使人寒心。华子出生那年秋天，湖霸“黑鸟鱼”来逼渔税，因为交不起，孩子爹顶了两句，就被狗东西们打下水去，还用船划子按着头不让上船，硬是活生生地给折磨死了。华子他哥也被“黑鸟鱼”推倒在船梁上，撞得血糊糊的。为了记住这仇恨，妈妈给小儿子起名叫“划子”。第二年解放了，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妈妈想到儿子的命是党和毛主席给的，应该把他交给国家，所以又把“划子”改为‘华子’。……

魏妈妈想到这里，眼圈都红了。她怕儿子看见，就背转身去刷起碗来。魏华知道妈妈想起了伤心事，就继续说道：

“娘，我们已经打倒了湖霸地主，但现在世界上还有不少的‘湖霸地主’，还有千千万万没有解放的“划子”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战备，革命到底，一直到彻底消灭帝修反，让普天下的劳苦大众都过上好日子！”

魏妈妈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就在娘两个谈话时，老支书走进魏家来。刚才魏华向他报到时已经讲明了要马上归队。他怕魏妈妈想不开，就三口并两口地吃了饭，把明天公社在这里召开“生产不忘战备现场会”的准备工作给民兵连长交待了一下，就连忙赶来了。他听见娘俩谈得正热乎，不好拦腰打断，就在堂屋里找个凳

子坐下来，点着一支烟，望着板壁上的宣传画出神——中间有一张是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一个镜头，下面写着：“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！”老支书心里想：魏华做得对呀！

厨房里，娘两个还在交谈。魏妈妈说：“华子，娘不是那种不懂事的人，若是给你来了电报呢，我不拦你，可现在……听到一点风，你慌的是啥呀？”

这一点，魏华是理解的，他知道妈妈的“船”就弯在这儿。于是，耐心地解释道：“娘，刚才我说了，秦玉焕的电报上写着：部队有任务。我和他在一个营，也包括我呀。娘不知道，我们部队上的人，宁可准备一生，不能疏忽一刻，一听说有新的战斗任务，屁股还能坐得住！”

魏妈妈笑了：“好！好！娘不留你。明日一早就走，行不行？今天你坐了车，走了路，歇上一晚，明日走起来也有劲。再说，晚上走路也不方便。”

魏华深情地望了望妈妈，知道她思想通了。再看看锅边，已经冒出了热气，饭也快熟了。于是，又往灶里加了一把火，说：“娘啊，还是让我今晚走吧。人们常说‘兵贵神速’，打起仗来，就是要争取时间，我们要把事情抢在敌人前面办好呀！”

还能说些什么呢？道理摆不过儿子。

“好！好！那就依你，吃了饭就走。”魏妈妈说着一手揭开了锅盖：“哎呀，尽顾说话，饭都快烧糊了！”她笑了起来。

老支书听到这里，慌忙站起身来，几步走进厨房：“老嫂子，你们娘俩的学习班办得不错呀！华子到底是当副连长的，讲起话来头头是道。行！还是你们觉悟高，部队硬是锻炼人哪！”说着，他也笑了。

“支书大叔，”魏妈妈这下抓住了把柄，对老支书数落开了，“我还用得着他给我办学习班吗？这个道理我早就晓得。”她接着说：“当初他参军的时候，才十七岁，重量不够，就在磅上捏拳头横劲。人家说，他哥在外面工作，家里人少，要征求家长的意见，我拖过他的后腿吗？老支书，凭你说说！”

老支书很清楚魏妈妈的为人，前年魏华随部队打新集路过。东头红芸见了，叫他来家看看，他没有回，魏妈妈没说过不是。去年开春魏华回家探亲，住了半月，天天带着民兵搞训练，一直得到妈妈的支持。

老支书等魏妈妈把话说完，开玩笑地插了一句：“嫂子，你这是夸儿子，还是夸自己呀？”

“我谁都不夸。夸多了会骄傲。只要他在外面听毛主席的话，把革命工作干好，不惹我们操心就行！……还站着干啥，拿饭吃，吃了好上路。老支书也再吃一点。”

说完，魏妈妈拔起脚，“咚、咚、咚”，几步跨出了门，不知又忙哪一桩事去了。

三

晚霞刚收，月明如昼。宁静的水乡，已经抹上一层银辉。月光涌进门窗，把魏家照得雪亮。魏华和老支书吃完饭，见妈妈还没有回，就又跟老支书扯了扯队里民兵建设的事。顺便介绍了些外地民兵建设的经验。老支书十分感激魏华对大队民兵建设的关心，还说要让队里青年们向魏华学习。魏华连忙把话岔开了：“老支书，听我娘上次去信说，咱们队今年的爱国战备粮又超额完成了？”

“是啊，贡献还很少，准备在晚秋再多卖一点。”

两人正说话，魏妈妈扛着两把船桨回来了。把桨靠在屋檐下，进门对儿子说：“华子，快把东西清清。我吃两口饭送你，从门前的湖里走近，免得你一个人摸黑路。县城里的船还不知搭得上搭不上。”说着走进了厨房。

老支书愣住了，魏华也愣住了，没想到魏妈妈打下这主意！

说实在的，老支书来的时候，除了准备帮助魏华敲敲“边鼓”以外，还打算给魏华作个伴，送他到县城里去，这一下，他的步骤被打乱了。

儿子是知道妈妈的脾气的，主意已定，不可变更。他凝神望着厨房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接着，默默地打点自己的行装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收拾的。给妈妈带的东西，留下；给五保户三婆买的东西，让老支书带去；送给民兵连的，早就交给了老支书。把挂包里的两件换洗衣服带走就是了。

魏华依了，老支书可不依。他走到厨房门口，对魏妈妈说：“老嫂子，这个‘差’不能让您出呀。要送，我去！”

“你去？”魏妈妈停住筷子，反问道：“明早现场会不开了？”

“开呀！”老支书一时没领会魏妈妈的意思。

“开？那你能走？‘百船出港，一船领头’。你走了，人家代表明天一早来了，怎办？”

这一“军”将得好！老支书一算：是呀，这不比去县城，时间确实有点紧。于是说：“那……我派个人送送……。”

“你是信不过我这老婆子？”老支书未说完，魏妈妈紧追了一句。

其实，信是信得过的，老支书只是有点不忍心罢了，就解释道：“老嫂子，年纪不饶人哪，您不比当年的‘魏单

桨’啊！”支书说的“魏单桨”，是魏妈妈的一段历史。解放前夕，魏华他爹刚死不久，魏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在湖下捕鱼。一天夜里，老支书——当时的农会主席在邻村开会，被“黑鸟鱼”的保安队冲散了，老支书也负了伤，撤到了湖边。魏妈妈正准备扶老支书上船，两个狗东西追来了，强拉硬扯，要抓老支书去保安队。魏妈妈一时火起，举起桨把子，接连敲碎了两个“天灵盖”。不料，一支桨把被打断了。一时没法，魏妈妈只好顶着风浪，用一支单桨把老支书送上了湖心洲。……从此，“魏单桨”的名声便传开了……。

提起“魏单桨”，魏妈妈不由得笑了：“好，你记得‘魏单桨’，就更应该放得心。”

魏华见老支书和妈妈争执不下，便走过来为妈妈帮腔：“老支书，您的工作忙，还是让我娘送吧。我摇船驾桨，也还来得。”

形势是二比一，老支书不好再说什么，只得顺水推舟：“也好，娘两个在船上好好谈谈心吧。噢，对了，华子，以后有机会，把你娘接到部队住几天。”

“行啊，只要我娘肯去，我当然欢迎啦！”魏华说完，调皮地望了望妈妈。

魏妈妈听着，喜得嘴都合不拢。她放下碗筷，用围裙擦了擦手，说：“嗨，我可没功夫到部队去作客。你在部队，比在我身边还好，还有什么不放心，不乐意？”说完，走出了厨房，从堂屋柱子上取下一盏马灯，灌足了油，剪了剪灯花，点着了。然后把身上的灰一拍，袖子一卷，说声：“走吧！”先出了门。

老支书把魏家娘儿俩送到了湖边。魏华把桨放上船，转

身对老支书说：“老支书，如果给我来了电报，请你帮忙处理一下。若是部队已经出发，要改变集结地点，请您设法通知江埠车站。”“行啊！行啊！”听得出，老支书的声调里，透着对这个年轻人的敬佩。

桨声渐渐远了，老支书还站在岸边望着，一动都没动。

“叮铃铃！”支书身后，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自行车铃声。接着，是一个年轻女同志的呼叫：“魏——华——同——志——”老支书听声音怪熟，一时又想不起是谁。

那女同志来到湖岸上，下了车：“老支书！”声音又尖又脆。“啊！是你呀，小乐！”支书赶忙迎上去。

这个名叫“小乐”的姑娘，就是魏华在新集邮电所见过的那位值班员。

她说：“刚才，收到了魏华同志一份电报。送到魏妈妈家，没人，听说往这边来了，我就赶来了。”小乐赶忙把电报递给老支书。

借着小乐的手电光，老支书拆开电报。看见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：“有任务，速归队。”

老支书凝视着电报，感慨地说：“小乐，你们这‘先进单位’，今天可是没有赶上趟啊！”

小乐问道：“怎么，已经走啦？”

“是啊，已经走啦！”

老支书用手向湖中一指：“那不是！”只听清波粼粼的湖面上，隐隐传来魏家母子轻盈的笑语；夜色朦胧的远处，闪烁着小马灯红色的光芒……

小乐一切都明白了。她激动地说：“解放军，时刻听从党召唤呀！”

策 马 向 前

温县姚庄大队社员 郑松青

启明星升起一杆多高了。月光把饲养大院照得亮堂堂的。饲养员耿忠大伯刚把牲口喂饱，忽然，墙外的大路上响了一声脆鞭，接着就有人推开院门走进来。听着那急促有力的脚步声，耿忠就知道是田耘来了。他高兴地笑着说：“这闺女，又是头一名！”

“大伯，牲口吃饱了吧？”

“草饱水足，就等着你这女鞭把出征呢！”

姑娘十分麻利地把两匹红鬃高头大马牵到院子里，熟练地套在了拖车上。她握着红缨鞭，英姿焕发地站在老耿大伯面前，调皮地敬了个礼说：“田耘整装完毕，请‘首长’下达战斗命令！”“老首长”照例绕着套好的牲口看了看，拿出扫帚给它们扫扫身子。然后象战场上的指挥员那样，向着田耘一挥手，声音朗朗地说道：“出发！”随着“叭！”的一声脆鞭，马儿奔出了饲养大院。田耘摇着鞭杆，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子：

毛泽东思想闪金光，

照得心里亮堂堂。

手握鞭杆干革命，

为的人类全解放……

听着这响亮悦耳的歌声，耿忠大伯从饲养院里走到大门